

长 诗

CHANGSHI

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

一、要的楔子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枣红马怎么还没有消息？
那是一匹多么好的马啊！
真不愧名叫“千里驹”。

它的两只耳朵耸起，
似乎能听到人间一切秘密；
四个蹄子腾空跃起，
尾巴扬得和脊背一样齐。

不是春洪暴涨了，
也不是野火燎原；
那是我们的枣红马，
奔驰在古米什河两岸……

全班的同志称赞：

“它赛过古代的名马啊！
关云长如果活到今天，
也愿用赤兔把它调换。”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枣红马怎么还没有消息？
那是一匹多么好的马啊！
真不愧名叫‘千里驹’。

它会饮过通天河的水，
踏开了祁连山上的雪，
长城内外留下它的蹄印，
风沙戈壁听过它的嘶鸣。

解放大西北，
万里急行军，
它和自己的主人一块，
追击敌人立下三次功。

团长和政委夸奖：
“当年围歼胡宗南匪军，
阵地上滚动一团烈火，
那是李永跨上它冲锋。”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枣红马怎么还没有消息？

那是一匹多么好的马啊！
真不愧名叫‘千里驹’。

它曾深耕万年的生荒，
驮运过天山的落叶松；
它的血汗蓄进新修的水库，
丰收的粮食里有它的辛勤。

建设新新疆，
全军一条心，
它又和自己的主人一块，
迎送了三次春夏秋冬。

李永更爱他的枣红马，
常常摸着鬃毛对它谈心：
“千里驹 你知道吗？
我爱你像爱自己的亲人。

“现在毛主席命令——
咱们在这平坦的荒原上，
盖起无数座房子，
垦出良田千万顷；

“一旦毛主席召唤——
咱们要鼓起战斗的雄心，
保卫神圣的祖国，
保卫亲爱的母亲……”

就在九天前的黄昏，
戈壁边缘涌起乌云，
来自阿尔泰山的风暴，
闯进古米什垦区上空。

天昏、地暗、雾气腾腾，
空中不见飞鸟，
路上断了行人，
漫天黄沙犹如凶年飞来的蝗群。

飞沙、走石，
击打得大地呻吟；
响雷、闪电，
震撼得河流翻滚。

风揭走了马棚的草盖，
风推倒了马棚的板壁；
枣红马扭断缰绳，
嘶叫着逆风跑去……

那是与人同过生死的马啊！
怎能让它流落荒山野地？
那是与人共过甘苦的马啊！
怎能让它困死沙漠戈壁？

同志们寻到古米什河尽头，
访遍了小半个托克里戈壁，
已经是第九个黄昏了，

带回来的都是无言的惋惜。

李永失去往日爽朗的笑声，
和那曾经引人入胜的谈吐，
常常空对西宁鞍、夹银镫，
和那镶了景泰蓝的辔头叹息。

第九个夜又徐徐地来了，
田野里燃起了点点营火，
天山从夜雾里露出白发，
青苗披上月光织成的轻纱；

在那片野蔷薇丛中，
夜莺唱歌又跳舞，
小渠的流水弹奏三弦琴，
啄木鸟在树上敲手皮鼓。

李永无心欣赏边疆的夜，
对着夜雾深处自言自语：
“千里驹 你知道吗？
我想你没有一点睡意。”

同志们围坐篝火默默无语，
暗地里揣测枣红马的凶吉：
“它真会困死在沙漠戈壁？
或者葬身于悬崖绝壁？”

不 枣红马会有消息！

谁不盼望它早日回来——
春天帮大家开垦荒地，
夏天伴大家巡视水渠。

不！枣红马定有消息！
谁都盼望它早日回来——
秋天替大家搬运粮食，
冬天随大家猎取雪鸡。

就在这第九个夜晚，
晚风送来陌生的笑语，
夜雾里闪出两个骑手，
哒哒地向营房奔去……

两个剽悍的骑手，
还拉着一匹高头大马，
它那矫健的影子，
月光下看去多么熟悉。

难道枣红马回来了吗？
李永急促地、颤抖地
呼唤着枣红马的名字：
“千里驹！千里驹！”

那懂得人意的马飞奔过来了，
舐一舐李永那只抓惯缰绳的手，
喷着鼻子，蹄子不安地
掀起一片片草、一片片泥……

同志们团团围住枣红马，
从头到尾地看来看去：
这个问：“马呵，你可好？”
那个问：“你跑到了哪里？”

李永搂着枣红马的脖子，
不自主洒下几滴泪；
枣红马也轻轻地摆着头，
用脸擦着主人的背。

骑马的人相视而笑，
豪放的笑冲破夜的沉寂：
“哈萨克人都是牧马老手，
怎不懂得马和人的友谊？”

骑马的人勒转马头，
靴跟子碰一碰马的肚皮；
他们说：“好马找到了主人，
我们也尽到了送马的心意。”

二、平常的经过

团长、政委接待客人，
遵照哈萨克人的风俗，

铜盆里盛满鲜美的马奶^①，
手抓羊肉用红漆盘托出。

灯光照亮两张淳朴的脸，
——一样的脸 不同的是
一张充满青春的美，
一张有着花白胡须。

李永双手敬上一碗马奶，
随同送上衷心的感谢；
那飞溅的泡沫啊！
仿佛向客人倾吐千言万语。

团长、政委的简单手势，
表达出无限的谢意：
“请吃吧 请喝吧！
这些都是自己生产的。”

客人喝干了第一碗马奶，
——这碗里注满了多少友谊？
他的眼睛愉快地说：
“豪爽的主人真叫客人欢喜。”

小房里洋溢着掌声和笑声，
墙壁上映出了无数只手，

^①哈萨克人信仰伊斯兰教，不饮纯酒。这种马奶经过发酵，
含有酒的成分，饮多即醉。

同志们又轮流地
把一碗碗马奶递在客人手里。

吃完一盘羊肉，
快活飞到眉梢；
喝完一盆马奶，
话题爬上舌头。

哈萨克老人捋捋胡子，
谈起送马的经历；
哈萨克青年擦擦嘴巴，
一边笑一边翻译……

……五天前的早晨，
太阳还没有升起；
我们的库鲁克草原，
像睡熟了那样静寂。

别笑哈萨克人夸口，
我的耳朵可以远听几十里；
不是风吹草动惊醒了我，
惊醒我的是什么呢？

莫不是蓝哈羊产了双羔？
莫不是焉耆马生下小驹？
莫不是老乳牛胀痛奶头？
莫不是小骆驼又在调皮？

我披上外套跑出帐篷，
透过薄雾向四面看去，
原来是匹离群的马，
在牧场上跑来跑去。

我暗暗地埋怨老太婆，
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
昨天晚上，
怎么没把我的枣红马圈起？

马群中拉出一匹快马，
快马加鞭，
我追向南又追向北，
我赶到东又赶到西。

我扬一扬手抛出绳圈，
把离群的马套在手里；
这时候晨风吹走睡意，
哎！这匹马不是我的？

这是金子铸成的好马啊！
我老牧人六十年见过三匹。
这是玉石雕成的好马啊！
全家老小看到都欢天喜地。

老太婆笑了，
笑得两手哆嗦，
新沏的奶茶啊！

洒满了一桌。

大儿子笑了，
笑得左摇右摆，
一头撞着门框，
差点把头碰破。

大媳妇笑了，
笑得像山鸡叫，
那支画眉笔啊！
拖到了眼角。

三姑娘笑了，
笑得像铃铛响，
拿起了蝇拂子，
去刷奶子锅。

别笑哈萨克人爱马如命，
牧人和马原就生死相依；
连我心爱的小孙子，
也对准马头行个举手礼。

十只眼睛盯着我，
五张嘴巴叫着；
他们问：“你老人家呀！
从哪里得来这么大的财喜？”

（讲的人讲得动人，

听的人听得入迷；
老牧人喝干一杯马奶，
又把故事说下去……)

我说：“这不是邻人的马，
他们的每匹马我都熟悉。
它的主人究竟是谁？
我该把它送到哪里去？”

我老牧人帐篷里，
莫不是出了百灵鸟？
为什么一个舌头，
更比一个舌头巧？

我老牧人帐篷里，
难道飞来一窝山雀？
为什么一个声音，
更比一个声音高？

老的老，小的小，
这个说，那个笑，
他们把枣红马啊！
夸得比普天下的良马都好。

老太婆拍着手说：
“好马啊 好马！
它有狗的耳朵，
鹿的快蹄。”

大儿子摸着头说：

“好马啊 好马！
它有火的颜色，
鹰的眼睛。”

大媳妇耸着肩说：

“媳妇骑上它，放牧天山下，
追赶受惊的羊、离群的马，
那比鹰抓兔子还要利索。”

三姑娘捂着脸说：

“姑娘骑上它，纵情草上飞，
谁个不服输，敢比‘姑娘追’，
管教皮鞭落上他的脊背。”

小孙子也眨着眼睛说：

“我要骑它进城去上学，
等我放假回来了，
捎包莫合烟送给爷爷。”

全家人说完心里的话，
避开我的问题不回答；
果不出我的预料，
他们想留下这匹枣红马。

老太婆双手抹一下脸，

诚心诚意地做过都瓦^①；
她说：“这是上帝赐给的，
老头子 我们留下它吧！”

孩子们都赞同妈妈的话，
说它是没有主人的野马：
“它是爸爸套来的，
留下它谁敢说话？”

一只会唱歌的夜莺，
压不倒五只喜鹊；
一个会说话的舌头，
斗不过五张嘴巴。

尽管一家人说得多么好，
哪怕说得太阳从东边落下；
我拿稳了一个老主意，
我不吭声谁也没有办法。

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
曾经为了争夺一匹好马，
纠合部落里的小伙子，
和别的部落争吵、斗架……

如今不是年纪老了，
失去了爱马的兴趣；

^①一种宗教仪式，意思是感谢上帝。

而是我更爱一样东西，
那就是哈萨克人的声誉。

(重新添奶、重新添肉，
重新添满一灯油；
讲的人忘记了时间，
听的人忘记了睡眠。)

我从马头看到马尾，
又从马背看到马蹄，
我在马的后腿上，
发现火烙的痕迹。

去年大雪封山的时候，
解放军曾送粮食来救急，
那些马的身上，
不是有这种标记？

今年春风吹散严寒的时候，
解放军又套马帮我耕地，
那些马的身上，
不也有这种标记？

啊哈 我像走在沙漠里，
发现了水泉那样欢喜；
又像巡猎在草原上，
捉到了灰毛狼那样得意。